第 2123 次会议

1989 年 6 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主席：伯恩哈德·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阿吉博拉亲王、巴哈纳先生、哈索内先生、凯西先生、巴尔沃萨先生、巴尔谢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纳先生、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迪亚斯-冈萨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罗马先生、马希乌先生、麦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鲁库纳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图德拉先生、锡亚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扬科夫先生。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A/CN.4/412 和 Add.1 和 2, ¹

A/CN.4/421 和 Add.1 和 2, ²

A/CN.4/L.431, C 节, ILC (XLT) / Conf.Room Doc.4)

[议程项目 6]

特别报告员的第五次报告

条款草案第六部分

1. 主席：请特别报告员介绍其关于该专题的第五次报告的第一部分 (A/CN.4/421 和 Add.1 和 2)，即关于与水有关的危害和危险的第一章，该部

¹ 转载于《1988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² 转载于《1989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分载有草案第六部分第 22 和 23 条。

第六部分

与水有关的危害、危险和紧急情况

第 22 条 与水有关的危害、有害状况和其他不利影响

1. 水道国应进行公平的合作，以便预防或减轻与水有关的危害、有害状况和其他不利影响，例如洪水、冰情、排水问题、水流堵塞、淤泥沉积、侵蚀、盐水侵入、干旱和沙漠化。

2. 水道国为履行本条第 1 款的义务需采取的步骤包括：

- (a) 定期和及时交换有助于预防和减轻第 1 款所指问题的任何数据和资料；
- (b) 在采取共同措施比各水道国单独采取措施更为有效时，就计划和执行结构性和非结构性共同措施进行协商；和
- (c) 编写有关已采取措施的效能的研究报告并就此进行协商。

3. 水道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下影响国际水道的活动的进行，均不致引起能对其他水道国产生明显损害的，与水有关的危害、有害状况和其他不利影响。

第 23 条 与水有关的危险和紧急情况

1. 水道国在其领土内产生任何与水有关的危险或紧急情况或得知此种危险或情况时，应毫不拖延地以现有最迅速的方法通知可能的受影响国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与水有关的危险或紧急情况”的用语包括如洪水这样的基本上属于自然的现象以及由于人的活动所产生的危险或情况，如有毒化学品外溢和其他危险污染事件。

2. 在其领土内产生与水有关的危险或紧急情况的水道国，应立即采取一切实际措施，以预防、缓解或减轻由于该危险或情况对其他水道国引起的危险或损害。

3. 与水有关的危险或紧急情况影响所及的地区内的国家，以及主管的国际组织，应进行合作，在当时条件允许的可能范围内，消除该危险或情况的起因和效果，并防止或尽量减少其损害。

4. 水道国以及其他可能的受影响国，为有效履行其本条第3款规定的义务，应共同设计、发起和执行应急的计划，以应付与水有关的危险或紧急情况。

2. 麦卡弗里先生（特别报告员）说，首先他将发表一些一般性意见，然后评论载有第22和23条草案的他的第五次报告第一章（A/CN.4/421和Add.1和2），最后对条款草案本身发表几点意见。

3. 他的第五次报告载有4条草案，涉及他在第四次报告（A/CN.4/412和Add.1和2，第7段）中提议并得到委员会普遍同意的大纲所列出的3个分专题。除了关于与水有关的危害和危险的第22和23条，他在报告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提出了关于非航行使用与航行使用之间关系的第24条和关于国际水道的调节的第25条。他提议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期间集中讨论第22和23条。但是，他希望在本届会议结束之前简单地介绍一下其他两条，以便各位委员能够对其加以注意并在下届会议上进行讨论。

4. 他打算在下届会议上提交关于这一专题的剩下的材料。这将使委员会能够在本届任期结束之前完成条款草案的一读，假定起草委员会的工作进展能够容许这样做的话。也许还会增加一个部分，有关争端的解决。

5. 委员会现收到的第五次报告的这一部分载有两条草案，临时编号为第22条（与水有关的危害、有害状况和其他不利影响）和第23条（与水有关的危险和紧急情况）。这两条所涉及问题的基本区别在于时限：第22条所涉及的问题通常是正在发生的、长期的问题，而第23条所要解决的问题则通常是引起紧急情况的灾难性事件。关于这一点，他愿指出，第23条依据的是他在上届会议³上提交给委员会并仅涉及一类紧急情况的第18条草案〔19〕（污染或环境紧急情况）。委员会的许多委员和大会第六委员会的一些代表支持将该类情形列入一个更广泛的范

³ 见《1988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2页，脚注94。

围。

6. 关于正在审议的分专题，即与水有关的危害和危险，人们很容易并总想盯住如洪水和化学品外溢这些引人注目的问题不放，而看不见更加长期的、有时同样是重大的问题，如那些由冰情、淤泥沉积、侵蚀、干旱和沙漠化所引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有可能促成或加剧灾难性事件。

7. 在谈到洪水及其有关问题时，他将不讨论在上届会议上已经审议过的污染事故问题。洪水之所以在条约和国际组织的一般工作中得到比其他问题更多的重视很可能是因为它们属于造成最大量生命损失和最广泛破坏的一类自然灾害。最近洪水在孟加拉国所造成的可怕损失就是一个尤其突出的例子。但是，孟加拉国的灾难并不是孤立的；这一类事件促使大会于1987年指定1990年代为“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一个国际社会在联合国主持下将特别重视促进减少自然灾害方面的国际合作的十年”。⁴

8. 尽管洪水只是一类自然灾害，但它造成的损害最大，预防或减轻洪水的损害要求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如预报、应急计划、提供早期警报和建造有形的设施以控制洪水。同时，人类改变物质环境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导致了一些直接或间接引起洪水的活动；例如，牧场管理不善、砍伐森林和建造河堤就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应该注意到他的第五次报告所谈到的国际协定（A/CN.4/421和Add.1和2，第18-53段）似乎大多假定洪水的原因完全是自然原因，它们基本上都限于要求收集和交换资料以及建立报警系统。毫无疑问，这些条约的缔约国仅仅假定它们有义务不进行或不允许进行会给其他缔约国造成明显损害——及在洪水的情况下造成严重和广泛损害——的任何活动。然而，不应忽视作为促成洪水原因之一的人类活动以及报告第一章中所述及的许多其他问题。

9. 水道协定中经常涉及的其他与水有关的危害和不利影响是冰情、排水问题、水流堵塞、淤泥沉积和侵蚀。报告（同上，第31-53段）载有关于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条约规定的说明。由于时间有限，他将不一一论述这些问题，他只想说其中许多问题常常是互相关联的。例如，淤泥沉积有时引起洪水，而洪水反过来又

⁴ 大会1987年12月11日第42/169号决议，第3段。

造成对河岸的侵蚀。流冰壅塞的崩溃也可能导致洪水，可能不仅阻碍航行，而且也阻碍正常的水流。

10. 他所能够发现的为数很少的几例相关的外交信件和官方声明（同上，第54-65段）表明，各国似乎同意下列主张，即一国负有国际法律义务，不从事会对他国造成洪水损害或其它类似损害或其他不利影响的活动。

11. 报告所考察的其他典据也支持这一原则。他现在不准备谈论那些材料，但准备回答有关的任何问题。然而，他指出，他认为这些典据全都支持以下几项基本原则：不进行会导致或加剧审议中情况的活动的义务，若此种活动会导致对其他水道国造成明显损害（这实际上不过是上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第8条（不造成明显损害的义务）所载的一般规则⁵①的具体适用）；在预防或减轻与水有关的危害和不利影响方面，与其他水道国进行合作的一般性义务；就任何已知的与水有关的危险或紧急情况向其他水道国报警的义务；与水有关的危险或紧急情况起源于其领土的水道国立即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消除或减轻该危险或情况，并防止对其它水道国造成损害的义务。他所翻阅的许多文书和其他权威性材料走得更远，但无一采取相反立场。

12. 第五次报告第一章所论及的其他问题是盐水的侵入（同上，第105-108段）干旱和沙漠化问题（同上，第109-117段）。虽然这些问题也同样严重（实际上，干旱和沙漠化从长远来讲可能更为严重），但关于这些问题的法律却发展的远远不够。除了盐水侵入问题外，在这些情况下“无损害”原则是否适用不太清楚。另一方面，最近的研究和政府间会议强调进行区域和国际合作对付干旱和沙漠化问题的重要性。后一现象尤为令人震惊；据估计，仅非洲每年就有5至7万平方公里的可耕地被“蔓延的沙漠”所吞噬，亚洲和南美洲也受到影响。此外，由于全球变暖现象，干旱和沙漠化问题在将来很可能变得更为严重；而由于它们减少吸收二氧化碳的植被数量，反过来又会加大“温室效应”。

13. 谈到提议的条款，他说报告中所论及的问题是根据水道国将要采取行动的来处理，换言之，是根据是长期性问题（第22条）还是引起紧急情况的

⁵ 《1988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5页。

状况（第 23 条）来处理的。两条都明确或暗示地涉及到洪水问题是一个例外；其理由是，尽管洪水确实引起紧急情况，但只有通过水道国之间的长期合作努力和积极合作才能予以防止和减轻。由于这些条款及其评注都是不解自明的，他将只简要的谈一谈。

14. 第 22 条草案第 1 款陈述了在与水有关的危害、有害状况和其它不利影响方面进行合作的一般责任，第 2 款规定了旅行这一义务所要采取的步骤，第 3 款陈述了水道国有义务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均不致引起能对其它水道国产生明显损害的，与水有关的危害、有害状况和其它不利影响。正如关于该条款的评注（3）段所述，“公平的”合作（第 1 款），除了通常所说的交换有关信息以外，包含实际或潜在的受害水道国对另一水道国至少是部分为其利益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作出贡献或提供适当补偿的责任。此外，如评注（4）段所述，第 22 条，尤其是其第 1 和第 3 款适用于水对于与水道无直接关系的活动所造成的有害影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洪水可能在水道本身以外造成影响，而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

15. 评注（6）段讨论了相对于“领土”概念的“管辖或控制”概念（第 3 段）。在不完全拒绝后一概念的情况下，他认为前一概念以足够清楚，完全有理由在目前情况下使用。这一概念可在委员会编写的其他条款草案和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找到。最后，他解释说，第 22 条草案第 3 款适用于例如导致洪水、淤泥沉积、侵蚀或水流堵塞这类问题的土地或水的使用；这是暂时通过的第 8 条所载规则的具体适用。

16. 第 23 条草案第 1 款的规定或许是审议中分专题的最为基本的义务，即，在产生任何与水有关的危险或紧急情况时，迅速通知可能的受影响国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如本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所指出，这些国家和组织能够提供有价值的服务。正如第 1 款所述“与水有关的危险或紧急情况”的用语包括自然的和由于人的活动所产生的危险或情况。委员会可能希望在有关用语的条款中列入这一用语的定义。

17. 第 2 款规定，在其领土内产生与水有关的危险或紧急情况的水道国有义务立即采取一切实际措施，以预防、缓减或减轻该危险或损害；很简单，这些国家最有能力这样做。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情况可能超出其所能控制的范围，这就是

规定“一切实际措施”这一但书的原因。

18. 第3款要求与水有关的危险或紧急情况影响所及的地区内的国家进行合作，消除该危险或情况的起因和效果，并防止或尽量减少其损害。如评注(4)段所解释，“影响所及的地区内的国家”除水道国外，还包括可能受危险或紧急情况所影响的非水道国，一沿海国可能受到起源于一水道国并流入大海的污染的影响。第3款所载义务十分重要，因为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一未受严重影响的水道国是拥有补偿该紧急情况所需技术手段的唯一国家。

19. 第4款涉及应急计划，它与第3款一样都是源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9条。评注(5)和(6)段请委员会表明其是否希望要求从保护措施或其它措施受益的国家向采取此种措施的第三国提供补偿，第23条是否应列入一项规定，要求受灾害影响的国家接受向其提供的援助，而不把这种援助的提供视为对其内政的干涉。他在报告中所引证的几位国际法学者特别强调后一项义务，将其比作国际人权文书给予受危险影响公民的权利。

20. 他在其报告(A/CN.4/421和Add.1和2，第5段)中提出，委员会可能希望考虑条款草案是否不仅应载有规定水道国有报警、合作、减轻和预防损害等义务的初级规则，还应载有规定违反这些义务的后果的次级规则。显然，一种违反义务关系到人为的与水有关的危害和危险，另一种违反义务关系则涉及纯粹自然的与水有关的危害和危险，前者造成的后果比后者要广泛得多。他本人认为这一问题应留给国家责任的一般领域来解决，其规则将根据各个案件的情况适用于与水有关的问题。探讨次级规则的问题对委员会可能有所助益，但他担心委员会可能会发现根据不足，因为在这个领域他未能编出可作为充分讨论基础的文件或材料。

21. 勒泰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对其第五次报告所作的令人感兴趣的介绍(A/CN.4/421和Add.1和2)，这一报告同先前报告一样卓越，但有两点值得进行一般性的评论。

22. 首先，令人吃惊的是，特别报告员似乎同意下述观点，即若干具有十分相似条款的条约的存在构成国际法的一项习惯规则。他本人对这一点有严重保留，并警告委员会不要过早概括这种原则。很显然，条约是国际关系的主要文书，但是，一项习惯规则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因为许多条约具有相同的条款。

23. 第二, 关于在有关严格责任、污染和国际水道的报告和文件中经常引用的拉努湖案的仲裁裁决,⁶ 他指出仲裁法庭的裁决主要依据与该具体案件有关的文件, 而在其对一般原则领域的简短探讨中, 它仅仅得出一些否定的结论。该法庭在裁决中指出, 国际法中没有任何规则“禁止一个国家在为保护其合法利益而采取行动时处于一种能使其事实上违反其国际义务, 甚至对邻国造成严重损害的地位”。⁷ 然而他怀疑, 该法庭如果在法国弗雷瑞斯镇上游堤坝决堤, 数百人受害这样的灾害发生以后对其进行审议和裁决, 它是否会采取同样的立场。根据拉努湖案裁决以来发展了的现有国际法, 说一国在行使其领土主权时有权使一邻国受到严重危害是极不可能的。

24. 谈到特别报告员提交的第 22 和 23 条草案, 他欢迎特别报告员采取的勇敢步骤, 重新考虑先前条款已经涉及的问题。特别报告员在介绍其报告时说, 两项条款之间的区别基本上是临时性的, 因为第 22 条涉及正在发生的情况, 第 23 条关于灾难这种单一事件。正是基于这一分析, 他将原来关于污染的一条分为现载于第 22 和第 23 条中的案文, 他的这一主动行动值得称道, 因为委员会的委员作为法学专家, 试图努力识别不同情况所共有的一般特点, 而不是单独、逐次地对待这些情况, 尽管从技术和人的兴趣的角度来看, 详细审查与水有关的危害和危险的各种类型当然会有许多收获。

25. 他敦促特别报告员解释第 22 条第 1 款英文中“as the case may be”这几个字的含义。他如果认为它们是指有关情况的物质或有形情况, 这是否正确?

26. 在法文本中, 作为第 22 条标题并在第 1 和第 3 款中使用的“risques, conditions dommageables et autres effets préjudiciables provoqués par les eaux”

⁶ 裁决的原法文本, 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集》, 第十二卷 (出售品编号: 63.V.3), 第 281 页; 《1974 年……年鉴》中的部分译文, 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194 页起各页, 文件 A/5409, 第 1055-1068 段; 和《1957 年国际法裁决集》(伦敦), 第 24 卷 (1961 年) 第 101 页起各页。

⁷ 裁决的第 9 段 (第 2 分段最后), (《1974 年……年鉴》, 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176 页, 文件 A/5409, 第 1064 段)。

既不清楚又不恰当；但他不能判断英文文本如何。

27. 他想知道第 2 款 (b) 项中“结构性和非结构性”这一措词意指什么。他若假定这一措词是指机构或执行措施，换句话说是指具有某种法律或有形的连续性的措施是否正确？在第 2 款 (c) 项中，“编写”一词应改为“继续”一词，因为人们希望关于措施效能的研究在采取此种措施之前已经进行。

28. 在第 3 款中，特别报告员把“领土”一词改为“管辖或控制”，但表示他准备接受另一种写法。若“管辖”一词具有其在英语中通常所带有的泛指意义，他怀疑使用“控制”一词是否真有必要，但他愿赞同特别报告员所采取的任何办法。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特别报告员在第 23 条第 2 款中保留了“领土”一词。

29. 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关于第 22 条第 3 款的评注似乎是他在作口头介绍时提出的一般性意见的书面反映，他有些担心地说，在与补偿或赔偿有关的范围内审议“违反”的后果可能是适当的。然而，第 3 款中却未提及违反的事：这只是一个事后要求一国给予补偿的问题，因为该国从其未参与的活动中获益。因此，本委员会必须决定这一问题是与国际责任的专题有关，还是应由麦卡弗里先生进行研究。尽管他不想即时对这一问题下结论，但他赞同第二种办法，因为国际责任的专题过于笼统，而从具体到笼统常常是一个好主意。特别报告员可能会问，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那一种法律机制起作用，他很可能依靠国内法机制，如对物诉讼和普通法中各种类型的代理。

30. 关于第 23 条，特别报告员提出是否应为“紧急情况”一词规定定义的问题。他对此没有异议，但认为此种定义没有必要，因为紧急情况本身就是例外情况，而例外是不能够分类的。

31. 关于第 1 款中污染的一些类型，应在“危险污染事件”前加上“直接”一词。该款的主题毕竟是导致灾难的污染类型，因而需要精确，以避免重新开始关于污染问题的辩论。

32. 第 3 款规定各国有合作的义务，特别报告员在该款中使用了“影响所及的地区内的国家”这一短语，而在更清楚地规定了义务的第 4 款中，他却使用“水道国及其他可能的受影响国”这一短语。他没有任何具体提议，但他认为应更详细地解释一下“影响所及的地区”这一概念。

33. 要答复特别报告员在关于第 23 条的评注第 5 段中提出的问题，首先需要知道赔偿的义务是在危险成为事实或灾难发生之前还是之后生效。在第一种情况下，需要一种强制性的预防措施，他担心这可能引起问题。但是，他完全同意列入一项规定，根据代理理论或某些类似的概念，确立一旦灾难发生即行生效的赔偿义务。

34. 最后，在回答特别报告员在其评注第 6 段中提出的问题时，他说他可以同意第 23 条应该明确规定，提供援助绝不能被视为干涉受援国的内政，但他不认为可要求一个国家接受此种援助。这样一种义务有悖于各国仍十分重视的主权原则。

35. 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说，尽管他完全理解第 22 条有关长期的或正在发生的情况，第 23 条则是关于突然发生的情况，但他并不认为使用的术语令人满意，因为第一条提到“危害、有害状况和其他不利影响”，后一条则提到危险和紧急情况。“紧急情况”的概念已很清楚，但他希望对“危害”和“危险”之间的关系有进一步的解释。

36. 马希乌先生谈到第五次报告 (A.CN.4/421 和 Add.1 和 2, 第 5 段) 中提出的问题，即条款草案是否应不仅载有规定水道国义务的初级规则，而且载有规定违反这些义务的后果的次级规则。他说，特别报告员触及了审议中专题与委员会正在处理的其他专题之间的重叠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有关责任的规则是否应该列入关于国际水道的条款草案，或是草案是否应只提到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或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的条款。

37. 从有关专家的研究的报告的那一节 (同上，第 81-88 段)，也可清楚地看出，这些专家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正在努力辨别在这方面国家责任的基础和内容。例如，J.W.塞缪尔的情况就是这样 (同上，第 81 段)，他提到三个方面的责任：对自然灾害采取预防措施的义务、援助他国的义务和接受他国救济的义务。在目前审议的专题的范围内规定国家责任的具体后果是否适当？是否应象他刚才指出的那样仅仅提到严格赔偿责任和对不法行为的责任？如果有一些后果与审议中专题具体有关，在别处可能没有涉及，或许应在第 22 和第 23 条草案中对它们予以规定。

38. 特别报告员分析了各国际水道协定（同上，第18-53段），这些协定说明了沿岸国之间的关系，这些似乎都是双边协定，他怀疑是否存在任何流域国之间更广泛的多边、区域或洲际协定或公约。如果有的话，它们与双边公约的关系又如何呢？换句话说，适用于第22条和23条所包括的各种情况的合作制度应该是双边协定的总汇，还应该超越这些协定并构成一种多边制度？答案不同，立场迥异，因为相距遥远国家间的合作，其形式必然不同于邻国之间的合作形式。因而，在审议如此扩大草案的可能性时必须考虑到它能否为各国所接受。

39. 他欢迎报告的第86段，特别报告员在该段中通过他所引证的学者表明了他的倾向性。因此，他在起草第22和第23条时所采取的方法就更明确了。这样的提法令人很感兴趣，用寥寥数语总结了关于该问题的法律思想，但他不能肯定它所导致的提案能为所有国家所接受。

40.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同上，第104段）中引用了拉努湖案仲裁裁决中的一段话，该段说，国际法没有禁止一个“国家在为保护其合法利益而采取行动时处于一种能使其事实上违反其国际义务，甚至对邻国造成严重损害的地位”。他曾很担心“甚至造成严重损害”一语的使用，但勒泰先生刚才所说的话减轻了他的担心。保护一国之利益，无论如何合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作为对邻国利益造成损害的理由，更不用说严重损害了。判例法的发展使人安心。

41. 关于第22和第23条草案的案文，他注意到第22条的标题仅仅提到“危害、有害状况和其他不利影响”。但是以前一直提到“明显”损害，正如在上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第8条的标题⁸中。尽管人们尚未就所用形容词达成一致（也有人建议“显著”、“重大”等词），在第22条中列入该限定语也许是有用的。

42. 在第22条第1款中，限定“与水有关的……不利影响”这一措词的“例如洪水、冰情、排水问题……”并未表明这一清单是否详尽无遗。若不是详尽无遗，“例如”一词应改为“尤其是”。

43. 在第2款(b)项中，“结构性和非结构性”一语的含义本不清楚，经济学家和其他技术专家使用这些术语，但它们在法律用语中是什么意思呢？更精确的

⁸ 见上文脚注5。

说，在审议中专题的范围内是什么意思呢？

44. 特别报告员在第3款中使用了“管辖或控制”的措词，而不是“领土”。他在关于第22条的评注第6段中解释了原因，但他提出的论点并不象其可能的那样清楚。此外，他所举的例子似乎指向相反的结论。第22条所涉现象的领土性质不容置疑：一条河流肯定构成一国领土的一部分，而海洋却并非如此。因而，尽管第3款可以接受，其评论却必须重新考虑。

45. 谈到第23条草案，他说他怀疑是否有必要象第1款中所作那样对“危险和紧急情况”限定定义；但是若要保留这一定义，应把它列入关于用语的第1条。

46. 关于第3款和第4款以及特别报告员在他关于第23条的评注第6段中提出的问题，他本人的态度与勒泰先生相似：必须鼓励各国接受救济援助，但当然不应强迫它们那样做。也许，为了谨慎起见，最好增加一个保障条款，参照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4条第4款拟订如下：

“在采取措施预防、减少或控制与水有关的危害、危险和紧急情况时，水道国应不应不正当地干涉他国在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其根据水道协定而负有的责任方面所进行的活动”。

47. 主席提议委员会休会以便规划小组开会。

就这样议定。

上午11时35分散会。

第2124次会议

1989年6月23日星期五上午10时

主席：伯恩哈德·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阿吉博拉亲王、巴哈纳先生、哈索内先生、凯西先生、巴尔沃萨先生、巴尔谢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纳先生、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迪亚斯-